



西南大學
文獻學研究叢書

帛書《易傳》研究

王化平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西南大學
文獻學研究叢書

帛書《易傳》研究

王化平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帛書《易傳》研究 / 王化平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7. 7
(西南大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978-7-80752-013-9

I. 帛… II. 王… III. 周易—研究 IV. K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98517 號

帛書《易傳》研究

王化平 著

責任編輯	段志洪 張玉亮
封面設計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9.125
字 數	240千字
書 號	ISBN 978-7-80752-013-9
定 價	24.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上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內容豐富，其中《周易》、《老子》等珍貴文獻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熱點。帛書《周易》有經有傳，經文中的卦序與通行本完全不同，傳的內容與“十翼”也很不相同。帛書《易傳》包括《繫辭》、《二三子問》、《易之義》、《要》、《繆和》、《昭力》，共六種。與通行本相比，帛書在文字上存在很多差異，並且，帛書《繫辭》還缺少了一些章節，所缺少的章節又大部分出現在《易之義》和《要》兩篇中。分析帛書《易傳》與今傳本《易傳》的異文是我們認識二者的關係，進而分析易學史上一些問題的重要途徑，王化平博士的《帛書〈易傳〉研究》，正是以此作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學術專著。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間的比較研究需要謹慎、客觀的態度，前者保持了千年前的古書在書寫、文字、內容諸多方面的樣貌，對於古籍校勘、語言文字和思想研究都有彌足珍貴的價值；後者屢經傳抄、刻印和歷代學者的整理、校注，字句和內容都發生了一些變化，訛誤也在所難免，但其優點是具有傳承性，其中的思想和精神已經完全為中國人所接受。兩者的不同特性導致了

具體研究中的兩個極端。一是唯出土材料是從，無視今本中存在的明顯優點，如出土材料中有很多通假字，字形雖與今本不同，意義卻完全相同，但有些研究者固執地將出土材料中的字認為本字，以此立異出新。另一個極端則是被今本牽着鼻子走，忽視出土材料在版本學上的價值。王化平博士對此有所注意，力圖克服偏執一端的做法，在分析異文時，首先解釋異文在各自文本中的意義，然後再分析兩種文本的關係。通過這種方法，作者系統整理了帛書《易之義》和通行本《繫辭》之間的異文，認為帛書的很多文字都要優於《繫辭》，支持了帛書中的相關內容不是節抄自通行本的觀點。

就整體風格而言，帛書《二三子問》等篇可歸於義理易學的範圍，“十翼”也是如此。但如果細分的話，它們應是兩種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義理易學。《帛書〈易傳〉研究》認為帛書於“聖人之道四焉”，偏向文辭，而“十翼”卻有四者全取的傾向。這種細分是有必要的。隨着出土材料的增多，人們開始注意到早期儒家的複雜性。韓非子說“儒分為八”，而且他們的“取捨不同”。郭店簡中已見《易》與諸經並立，而戰國末年的荀子卻不將《易》列為儒者的學習經典，可見先秦儒家內部對《易》存有不同態度。《史記》和《漢書》記載了儒家易學的傳承譜系，在這個譜系之外肯定還有更多的儒家易學人物和更豐富的儒家易學，帛書《易傳》當是其中的一種。作者還注意到《周易》經典化之初的情形，當此部典籍自史官流向民間時，“術”和“學”有可能分離，“學”注重《周易》的文字所含修身治國方面的意蘊，而對占筮及相關的象數卻不甚重視，《二三子問》可以代表這種傾向。“十翼”代表另一種傾向，它將“術”和

“學”高度結合，它既承繼了巫史傳統，又發揚了周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將占筮與哲理闡述融為一體。

近年來，對古史辨派的反思越來越多，要求“走出疑古時代”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就涉及在實際研究中以何種態度面對出土材料、如何處理它們的問題。隨着出土材料的增多，這些問題已經不容回避。在本書的“餘論”中，作者討論了這方面的問題，在肯定了出土材料的寶貴價值之外，還認為出土文獻並不能輕信。從史源學的角度看，這種態度是可取的，偏信偏疑都不正確，懷疑而不輕信正是學術得以進步的動力之一。

《帛書〈易傳〉研究》一書是王化平博士抽取其學位論文中的一部分，加以擴充而成。該書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取捨，為讀者呈現了帛書《易傳》研究的整體面貌。書中行文樸實、流暢，將有關材料融會貫通，堅持用材料說話的原則，不標新立異，不嘩眾取寵。傳統學術中，易學號為難治，希望該書作者能將這種學風堅持下去，作出更好的成績！

彭裕商

2007年4月

前 言

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已經三十多年，帛書《周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相繼公布，到現在也已經二十多年。帛書《周易》是在漢初時抄錄的，可以將它歸入漢初易學的範圍，帛書雖然仍以義理為主，但與人們依據傳世文獻所得知的漢初易學有相當大的差異。

漢初易學以田何一系為主，“十翼”是他們傳習的主要經典。“十翼”共七種十篇，它們分工不同，從各種角度詮釋了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辭。《彖傳》解釋卦辭，《大象傳》從卦象的角度解釋卦辭，《小象傳》解釋爻辭，《繫辭傳》通解六十四卦，《說卦》主要收集了各種卦象，《序卦傳》通過疏解卦序使六十四卦形成一個自我滿足的體系，《雜卦傳》以一種不同於《序卦傳》的方法解釋卦序，《文言傳》只解釋乾、坤二卦。據《漢書·藝文志》的體例，可知被漢人視為書名的“易”，實際上包括了上、下經和“十翼”，《儒林傳》說“《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這表明“十翼”也在不禁之列，“十翼”也被視為卜筮之書，這條史實可幫助後人理解“十翼”的性質和作用。其實，一般被當作哲理之書的“十翼”與卜筮絲絲相連，它是當時人們卜筮時離不開的典籍，費直長於卦筮，他的主

要典籍就是“十翼”。這一點很好理解。《左傳》、《國語》中的筮例顯示，當時人們已經開始用理性的眼光分析《周易》，職掌卜筮的史官之流同樣如此。由於這些理性分析是人們在卜筮中的自發行爲，所以從一開始就與巫術結合緊密，這也就奠定了“十翼”在思想表達上的特色。

史官對《周易》的改造可能始終未曾脫離卜筮，與之相反，孔子從一開始就要遠離卜筮，而只取《周易》的文辭。《要》篇中，孔子說《周易》有“古之遺言”，將自己與史、巫分隔，認為自己與他們同途殊歸。如此取捨，與孔子的精神是可以融會貫通的。孔子研究《周易》的情況應該與《論語》所反映的思想、精神相吻合，雖說《論語》未必能全面反映孔子的思想，但至少已經呈現了它的核心內容。從《論語》看，孔子強調踐行，重視人為。所以，卜筮的預言功能對他而言比不上《周易》中那些告誡人們要謹慎持德的言語，後者更能促發人們反諸自身，持德自養。帛書《周易》有經有傳，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與通行本《周易》相比，它只有“十翼”中的《繫辭》和《說卦》的部分內容，但它編輯了大量“孔子”論說卦爻辭的內容，這使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在帛書中體現得更加明顯。《史記》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所以自漢以來，人們都認為“十翼”是孔子所作。二十世紀後，這種觀點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越來越多的人趨向認為孔子不作“十翼”。帛書有大量“孔子”論《易》的內容，卻缺少“十翼”中的大部分篇章，這對人們進一步認識孔子與“十翼”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線索。帛書中為什麼沒有《繫辭》、《說卦》之外的內容呢？難道南方沒有這些書籍，或者南方的這派易學不傳習這些典籍？“十

翼”並不在被禁之列，而且漢初不僅被田何一系傳習，費直、高相等也有“十翼”，成於南方的《淮南子》甚至引用了《序卦》文，《漢書·藝文志》載《淮南道訓》十二篇，可能也是解說上、下經和“十翼”的^①，可見“十翼”在南北均有流布，傳播地區較廣。因此，帛書易學確有可能不傳習“十翼”中的大部分篇章。

拿帛書《繫辭》以外的幾篇帛書《易傳》和“十翼”相比，它們的特點非常鮮明。《二三子問》解《易》幾乎不使用象數方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過字詞訓詁，引申字義，最終達到詮釋卦爻辭、闡揚義理的目的。《繆和》、《昭力》以師生問答的形式闡釋卦爻辭的意義，這兩篇更多地運用了以史說《易》的方法。

《二三子問》和《繆和》都在解釋謙卦時使用了象數方法，這是兩篇文獻關係密切的證明之一。《易之義》和《要》篇的性質與整體把握《周易》的《繫辭》相類似，《易之義》以陰、陽作為剖析《周易》的重要概念工具，這對概念落實到政治倫理的領域就成為柔、剛，文、武。《易之義》與卜筮的聯繫要多一點，但在解釋乾、坤二卦的爻辭時，它仍然以義理性的解釋為主，很少借助象數方法。《要》篇記載了孔子表述自己易學思想的論述，這一點比以往的任何文獻都要詳細。《要》和《易之義》都將《周易》與商周之際的歷史和周文王聯繫在了一起，都闡述了憂患意識。總體看來，這五篇帛書也有一定的分工：《二三子問》等三篇以解釋卦爻辭為主，對卦爻辭的解釋在順序上比較隨意，

^①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別錄》既云校《淮南九師道訓》，‘定著十二篇’，則篇數早定矣。今《漢志》作二篇，傳寫者誤脫‘十’字耳。”王按：《淮南九師道訓》可能內容多有重複，而且不止十二篇，但正好解釋了“十翼”和上、下經，所以劉向將它定為“十二篇”的規模。

不像《彖》、《象》那樣逐條進行；《易之義》、《要》從整體上解釋《周易》，闡述易學思想。帛書這幾篇《易傳》顯然不及“十翼”，“十翼”的體系更加完整，實用性也更強。

帛書《周易》所構造的體系還比較粗糙，《二三子問》諸篇的氣象也無法與《繫辭》、《說卦》、《序卦》相比，“十翼”通過從各種角度詮釋《周易》，建立起了一個極具包容性和生命力的認知體系，《二三子問》諸篇雖有一以貫之的思想，但對卦爻辭的解釋既不完整，又因過分關注義理而忽視了象數，導致《周易》最具活力的部分被冷落，以致成為儒家思想的注腳。儘管如此，帛書還是豐富了人們對漢初易學的認識，提醒人們，除了《史記》、《漢書》所載的那些易學之外，在南方的楚地還有一種很早就已經失傳了的易學。

目 錄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帛書《易傳》研究相關問題	(1)
第一節 從卜筮到義理	(1)
第二節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9)
第二章 帛書《周易》研究概述	(20)
第一節 帛書《易經》概說	(20)
第二節 帛書《易傳》研究概論	(28)
第三章 帛書《繫辭》研究	(43)
第一節 帛書與通行本對讀	(43)
第二節 帛書《繫辭》的學派問題	(71)
第四章 帛書《二三子問》研究	(81)
第一節 《二三子問》與《象》、《文言》	(81)
第二節 《二三子問》與《繫辭》	(92)
餘 論	(101)
第五章 《易之義》研究	(107)
第一節 帛書《易之義》的內在結構	(107)
第二節 《易之義》與《說卦》	(109)

第三節 《易之義》與《繫辭》	(117)
第四節 《易之義》論乾、坤兩卦	(126)
第五節 《易之義》論文、武及其成篇時代	(134)
第六章 《要》篇研究	(138)
第一節 《要》篇研究	(138)
第二節 帛書《易傳》與今本《繫辭》	(162)
第七章 《繆和》、《昭力》研究	(178)
第一節 《繆和》、《昭力》釋卦分析	(178)
第二節 《繆和》、《昭力》的思想及其成書年代	(214)
第三節 《繆和》、《昭力》的易學思想	(228)
餘 論 帛書《二三子問》諸篇的內部聯繫	(236)
第八章 帛書《易傳》與荀子及漢初易學	(241)
第一節 荀子傳《易》質疑	(241)
第二節 傳世文獻中的漢初易學	(248)
餘 論	(254)
一 出土文獻研究方法和態度的思考	(254)
二 考證古書年代方法的思考	(260)
參考文獻	(276)

第一章

帛書《易傳》研究相關問題

第一節 從卜筮到義理

馬王堆帛書《周易》直承先秦易學，對於它的研究必須站在先秦易學的角度，將它置於先秦思想和學術的背景之下，如此才能避免各式各樣的先入之見。本節將綜合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先秦易學史的有關問題作簡單的回顧與思考，以便於後文的討論。考慮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在長沙馬王堆出土了一批易學文獻，且近年又不斷有新的先秦文獻出土，因此，本書擬了一個“《易傳》類文獻”的概念，這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將漢以前所有解釋《易經》的文獻都包括了進去。

本節將要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解《易》方法的發展，另一個是《易傳》類文獻的纂集。

第一，解《易》方法的發展。

解《易》方法大致可分兩種：象數和義理。在先秦，這兩種方法並沒有截然分開，二者往往融合在一起。從《左傳》的材料來看，卦象的應用在春秋時期已非常普遍，但此前的情況仍然不得而知。在《左傳》的卜筮記錄中，分析卦象及上下卦之卦象的組合關係是主要的釋卦方法，剛柔、陰陽等具有對立統一性質的概念並沒有出現。到了《彖傳》後，剛柔概念開始普遍應用，陰陽概念也已經出現，這說明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已進一步抽象化。帛書《要》有這麼一段話：

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柔剛。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為之以上下。又（有）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勿（物）盡稱也，故為之以八卦^①。

這段話對以八卦為解釋世界的模式作了簡要說明，也可視為對引進陰陽、柔剛、上下等二元對立概念之意圖的說明。上引文獻中的“日月星辰”、“水火金土木”、“父子君臣夫婦”等都是具體的概念，而“陰陽”、“柔剛”、“上下”、“八卦”等都是從中演繹出來的抽象概念，這是思維模式上的飛躍。在《左傳》中，陰陽多指兩種形態的氣體，是實體概念。《易傳》將陰陽引進《易》，使其抽象化。帛書《易之義》：

子曰：易之義誰（唯）陰與陽，六畫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剛。六剛無柔，是謂大陽，此天[之義也]。□

^① 陳松長、廖名春：《帛書〈要〉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方。六柔無剛，此地之義也。天地相衛（率），氣味相取，陰陽流刑（形），剛柔成□^①。

剛柔這對概念比陰陽出現得要早，《尚書》中的有些篇章已運用這對概念概括人的精神品質或為政措施。按《易之義》的解釋，用剛柔來說《易》可能源於卦畫或“曲句”或“正直”的外形特徵，因為帛書中的卦畫由一、六兩個數字組成，在外形上恰是一曲一直。陰、陽的引進可能還與數字的奇偶性有關，因為此前的陰、陽常被用來描述一些天地之間的物象，具有對立統一性，而數的奇、偶恰與陰、陽形成一一對應的關係。以陰、陽為橋梁，易卦進入了“天道”領域，有了這些概念之後，《周易》就具備了超越巫術、踏進哲學領地的基礎。

在陰陽、柔剛之外，爻以及爻位的運用也可稱之為標誌性事件。在《左傳》中，不見舉稱爻題，也不見用爻位解釋卦象或引申卦義。《彖傳》是目前所知最早利用爻位闡釋卦辭或卦名的，用了中位、當位、應位等不同的體例，其後的《象傳》充分吸收了此點^②，並有所擴充，《文言》、《繫辭》、《說卦》也都涉及了爻位。《易傳》類文獻所用釋《易》方法是在一個長時段裏，逐步發展、積累而成的，因此，在討論此類文獻的形成時代時，不同的釋《易》方法具有一定的尺度意義。

本為占筮的《周易》成為中國哲學中最具特色的理論模式得

① 陳松長、廖名春：《〈易之義〉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② 一般認為《象傳》成於《彖傳》之後，但也有學者認為《象傳》中的《大象傳》成於《彖傳》和《小象傳》之前，前者與後兩篇不屬相同系統。對於這個問題的最新論述，可見金春峰《〈周易〉經傳梳理與郭店楚簡思想新釋》一書，（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益於解《易》方法的不斷翻新，陰陽、剛柔本是解釋自然、社會的兩對概念，而數又可分奇偶，這種特性正能與陰陽、剛柔相對應，這種對應關係使引進陰陽、剛柔順理成章。新概念的導入打開了通往哲學的大門，《周易》開始成為一個開放的體系。彝族的“雷夫孜”以及殷商的骨卜等占卜術之所以不能蛻變為一種哲學理論模式的原因就在於它們都是封閉的體系，難以吸納外部思想，以致停滯不前，直至在人類生活中消失。

以上所述大致就是解《易》方法的發展，它的發展與卦畫從數字到陰、陽爻抽象符號的發展關係甚密^①，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着互動的態勢：卦畫的符號化推動了釋卦方法的發展，反過來，釋卦方法的發展也是符號卦發展、成熟的動力之一。所有的解卦方法都力圖縮短卦與人類已掌握的事理之間的差距，在此目標驅動下，卦畫從形式上的變革是必然之勢。隨着釋卦方法的推陳出新，作為解釋《周易》，以易卦的特殊形式闡發哲理的《易傳》類文獻也就出現了。

第二，《易傳》類文獻的纂集。

有關《周易》的文獻在歷史上曾兩次大量出土，一是在魏晉時期，《晉書》是這樣記載的：

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②。

① 雖然數字卦與易卦的關係還不能十分肯定，但從馬王堆帛書《周易》、阜陽漢簡《周易》、江陵望山楚簡中的卦畫來看，陰、陽爻確實是從數字演化而來。相關討論請參見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收錄於《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2001年；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2000年。

② 《晉書·束皙傳》。

杜預在《左傳集解》的《後序》中說：

汲郡汲縣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編，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①。

第二次發現則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兩次發現說明，在戰國時代曾有多種論述《周易》的書籍流傳，由於它們都是解經之作，因此可以稱為《易傳》類文獻。無論是傳世的七種《易傳》，還是帛書《易傳》，都是在長時間內由眾人纂集而成。

此類文獻的纂集與孔子及其後學對《周易》的態度以及先秦儒學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戴璉璋先生認為《彖傳》等七種《易傳》的形成有三個思想淵源：易學淵源、儒學淵源、陰陽觀念的發展^②。將易學淵源列為“十翼”的思想淵源是因為《周易》本是卜筮之書，且《易傳》對於它的闡發很大程度上是倚重於易卦的特殊形式。在三個思想淵源當中，對《周易》影響最大、最為關鍵的當屬儒學淵源。

孔子晚年好《易》，《易》之成為儒家經典並不是偶然的機緣使然。《周易》本由巫史掌管，是一項專門性的技術，巫史以外的人是較難接觸到的，《左傳》記載的韓宣子在魯國看到《易

① 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見《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

② 戴璉璋：《易傳的形成及其思想》，（臺灣）文津出版社，1989年。